

王蒙
序

余秋雨
序

芭蕉谷

纪念艾芜百年诞辰
『南行书系』小说集
艾芜 / 著



艾芜





芭蕉谷

艾芜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策划制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芭蕉谷 / 艾芜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
ISBN 7-5633-5815-3

I. 芭... II. 艾...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116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肖启明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深圳市前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90千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755)25537994

纯洁的文学魂

王 蒙

不揣冒昧地说，艾芜老师是我有幸在我最困难的时期见到的老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声已经震天，似乎是北京市文联组织我们去郊区短期看一下“四清”工作，在京东一个小村，人们说艾芜老师正在那里深入生活，我便赶紧去拜访。到他住的农家，要过一道沟，我踉踉跄跄地跳过去了，为此艾老还对我微有抱怨——那么，他怎么看到了我跳沟呢？记忆已经无法给予什么答案了，模糊也是一种沧桑的证明。

与不漂亮的跳沟旧事相比，我更记得的是艾芜老师的朴实无华，心平气和。他是深水，而不是喧闹的泥潭。他一心扑在创作上，他可能认为最适合他的生命形态是用笔说话，用文字塑造形象。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晚年年迈体衰也没有停笔，他有一个纯洁的文学的魂。他在散文《想到漂泊》中说：

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呵。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也许是沉重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入在我的心头的缘故吧？然而一想到这种个人式的享乐，是应该放弃的时候，那远处佳丽的湖山，未知名的草原，就只好一让它闲躺在天末了。

这样一种对于远处的佳丽湖山与未知名的草原的向往，这样一种深重的苦闷，这样一种应该放弃的“个人享乐”，其实应是包含着自我边缘化的洁身自好的。

他甚至天真地说：

但远的南国山中，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那些丰美的醉人的温暖，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

这是小说《冬夜》的结尾。与此对比的是城市“文明人”的冷漠。显然，艾芜在这里的判断加入了 he 自身的浪漫情怀。

我们感受到的艾芜的漂泊——“南行”，更像是一座自由灵魂的风向标。他在一九四三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 he 自由而快活的流浪情怀：

……店门外迎着 he 的是山间刚刚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着晨光朝露的丰饶原野，是 he 将我带到新鲜地方去的坦坦旅途，是引起 he 高声呼啸的林中的歌鸟；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

他的流浪足迹十分艰辛，流浪途中经历了旧社会下层人民遭遇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但他的南行作品，不仅有诗意的惆怅，传奇的人生故事，也让人强烈感受到灵魂逍遥于边地，海阔天空的自由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现在正享受着享乐主义带来的轻松和快感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如今“南行”已成为一个特殊词汇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了。我当年就傻气地、不无庸俗地想过，为什么艾芜写得这样美好，却没有那么风光红火？我以为是他写南行的缘故，写得那么边远，少数民族什么的，又怎么能不边缘呢？年轻时他偏安一隅，获得文学声誉后，长期偏安于蜀地，直到告别人世。他已经习惯了清静与寂寞，也习惯了自我的边缘化，他的洁身自好与边缘化一脉相承。

当然，配合不力是一个原因。其实艾芜老师也是由衷地歌颂新中国的。我读过他的《雨》，写得清新而又精致，是真正的艺术品。他不会写那些咋咋呼呼 and 锋芒毕露的“积极表现”的文字，即使歌颂，他也仍然是优雅、抒情，而且有一种谦逊的分寸。

还有一个原因我以为是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比较“五四”，而我们有一段只提倡口语化的，特别是农村口语化，再缩小一点是北方农村口语化的文学语言。而艾芜的语言，更像来自朱自清、刘大白、落华生、俞平伯的传统吧。其实，我们的语言资源是丰富的、多质的，能够写得像老舍、赵树理那样固然很值得称道，鲁迅、巴金、钱锺书、孙犁、艾芜式的相对书面一点，乃至受过一些翻译作品的语言的影响的语言风格，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文学上动辄定于一尊的想法实在是太有害了。

而艾芜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对于文学，时间最严厉，时间最公平，时间也最温馨。与艾芜老师同期的著名作家前辈多了，是不是他们的作品都能一样地经得起时间的筛选呢？

艾芜老师的“南行书系”小说《芭蕉谷》、散文《想到漂泊》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如同艾芜老师朴实无华的作风一样，它们没有华丽的登场。但我相信，这些南行作品与《南行记》一样优美，一样充满忧郁的浪漫抒情，一样会带给我们读《南行记》那般心灵的感动和精神的震撼。我为之祝贺，我也为之感叹和怀念。

二〇〇四年艾芜百年诞辰

余秋雨

人们对文学，有一个不断重复发现的过程。

先是发现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再是发现于文学史和理论家的评述中。然后，如有可能，成熟的你重新打量那些似乎早就熟悉的作品，发现以前留下的印象并不正确，于是用自己的目光重写文学史。

记得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刚过，我为了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备课，突然对原先以为不太重要的一些名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知道，这是因为全社会思想枷锁的脱卸，给我带来了审美感觉的苏醒。因此，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听到了在教科书里没有提到或着墨不多的名字：沈从文、张爱玲、李劫人……还有，艾芜。

过了不久，学生中的一个，张罗要把艾芜的代表作《南行记》拍成电视连续剧，邀我做文学顾问。他就是潘小杨，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导演。

电视剧《南行记》很成功，获得了全国性的最高奖项。但当时拍摄却有点冒险，因为根据原著，里边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几个贯串的人物，而且，也没有历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推崇的那种反抗、揭露、控诉、解剖、革命的主题。这样的作品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集集地推到全国观众眼前，可以吗？

可以。这是我这个文学顾问的判断。这个判断，来自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对艾芜的重新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在五四运动的斗争烈火中开始的，虽然作品风格各异，但主潮清晰，话题集中，连多数作家的经历，也有点近似。自从沈从文带来了被我称之为“乡土人类学”意义上的湘西，却让人们听到了主潮之外清冽可爱的潺潺声。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人们又惊喜地听到了艾芜早年流浪的脚步声。

流浪者艾芜的青春脚步，踩踏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极其陌生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地区，而且踩踏在最与土地接近的社会最底层。由此写出的记忆小说中，兵卒、苦力、私烟贩子、偷马贼、赶马人、滑竿手、盗窃集团的首领及其女儿、落魄书生一个个出现了，每一个都充满了让读者深感新奇的原生态。他们既有陋习、劣行，也有善心、良知，这样的形象，毫无五四以后已形成的社会批判概念化痕迹，实在是一脉难得的文化清流。而这脉文学清流的背景，又是明艳奇丽的边疆风光，草茂路窄的旅行历险，构成了一种与大地天籁融为一体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致。

我认为，任何文学爱好者都能从这种风格和情致中领悟美，获得美。中国社会即使历经苦难也潜藏着这种美，现代文学即使以呐喊为主调也开拓着这种美，真让人惊叹。因此，我充分信任《南行记》在当代的阅读价值和拍摄价值。

再后来，我自己也成了流浪者。我流浪的地域比前辈艾芜大得多，但在流浪途中却会经常想起他。我流浪的目的比他当年更带有学术使命，即系统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但是，他当年的脚步声却时时提醒我，流浪的脚步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的脚步。

我在流浪过程中写的文章里，曾这样写到艾芜老人：

前两年著名导演潘小杨拍摄艾芜的《南行记》，最让我动心的镜头是艾芜老人被年岁折磨得满脸憔悴，表情默然地坐在轮椅上，画面外歌声响起，大意是：妈妈，我还要远行，世上没有比远行更让人销魂。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吗？他已不能行走，事实上那时已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但在这歌声中他的眼睛突然发亮，而且颤动欲泪。他昂然抬起头来，饥渴地望着远方，一切远行者的出发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走得再远也一直心存一个妈妈，一路上暗暗地请妈妈原谅，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脚于真正的故乡。他们的妈妈当然已经不在，因此归来的远行者从一种孤儿变成了另一种孤儿。这样的回归毕竟是凄楚的，无奈衰老的躯体使他们无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妈妈表述这种愿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尽了漂泊。

——《乡关何处》

我在这篇文章中借着艾芜老人讲述了流浪者与家庭、与长辈的情感债务，其中，不少是我的自我抒发。对于艾芜老人的家庭情况，却不清楚。

没想到不久前突然收到一封成都的来信，是艾芜的儿子汤继湘先生写来的（艾芜原名汤道耕）。信中说今年是艾芜百年诞辰，要自费出一套“南行书系”，想请我写序。他还特地说明，他的女儿，也就是艾芜的孙女，现北师大英语系学生汤宽容也主张请我写序。父女俩的共同理由是，我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者。

这个评价由艾芜的后人作出，让我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流浪者的儿辈和孙辈，还那么理解流浪。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艾芜百年诞辰

C 目 录 Contents

1	序一 纯洁的文学魂 王蒙
4	序二 余秋雨
1	芭蕉谷
38	偷马贼
46	寸大哥
56	蝎子寨山道中 —— 由云南的顺宁赴永昌山间
63	流浪人
89	月夜
106	我的旅伴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
157	森林中
179	卡拉巴士第
187	海
194	私烟贩子
203	山官
212	冬夜
215	后记 精致生活下的灵魂的渴望 宽容

芭蕉谷

这女人，姓姜，有过四个丈夫，因此，身边的一群儿女，样子不相像，正是不足为怪的。

第一个丈夫，做小买卖的，是个走边地的好角色。傣族人和景颇族人都同他合得拢，愿意把他们的麝香和象牙也拿给他，只调换一点点烟草布匹之类的东西。他自己，很勤俭。赶起路来，像马一样，连小便都是一边走一边拉起大裤脚来撒的。饿了时，就把货担子挑到彝人门口，只买一两个铜板的蜂蜜，拿来嘎饭，别的菜和盐，是不须要的：因为这样，才能经饿些。后来，同这女人结婚了，就把成天赶路的生活全盘结束；而在芭蕉谷的路边，修起两间茅草屋来，开起息客的店子。

芭蕉谷里，没有另外的人家，到处都长着芭蕉、芒果、椰子和一些常年不落叶的野树。门前屋后，总有紫绿的含羞草蔓生着，年轻的女主人，光着肥大的足板去把它割了，不久却又长了过来。

店子的生意，也像谷里的草木一般，极其茂盛。先前经过这里的客人，须要在大树底下生着野火，露天过夜的；现在却得围着矮脚桌子，坐在茅檐下面，享受男女主人亲手端来的汤菜了。即使夜半时候，听见岭头豹子吼叫，也用不着耽心，因为身子已在安稳地方，还害怕什么呢？第



二天，就是多给主人索去一些店钱，自家心里也还要满意地觉得：这实在是应该的呵！

店子渐由两间添成三间，屋外的空地，也开辟成了马场。每天的黄昏，两人都疲倦到了极点，但眼里却总是含着微笑，而且满带着幸福的光芒。

可是，不久，男主人就中了瘴气，起初发着寒热，后来便剧烈起来，吃点草药，不见效，请山那边的傣族人来送送鬼，也不行。终于，撒手去了。这悲惨日子的到来，正是门前一树黄熟的芒果，给风吹落满地的时候。回想一下，芒果开花，两人才来到山谷里的快乐的日子，真是过得不久呢。

女人到这时，好像才从梦中醒来，明白她是完全孤独的了，没有邻家，没有亲戚，而且围绕在她四周的，又只是些没人烟的山岭和野蛮可怕的森林。先前背着包袱，随着丈夫，含泪离开的家乡（那是个有人家有田园的地方呵），好像是已经隔得很远很远，自己一生，再不能一个人翻山越岭，走回去了。不过，幸好她还有个怀孕的肚子，这算是丈夫留给她的—份希望，一点光明，她也凭了这，才能把自己支持下去，打发掉许多悲苦的日子。

但过路的马夫和客人，却常常打趣她，把她看成无主的东西似的，任意说些调笑的话语。

“老板娘子，一个人不难过么？我想，白天倒容易呀！吓，吓。”

“听我劝，老板娘子，学尼姑做啥？该寻点，……哈哈。”

同时还有意无意地，唱些男女偷情的歌曲。

女人渐渐觉出年纪太轻，独处总不是事，何况早晚又不得不有个帮手，而且，在孩子诞生的前后，更加少不了人照顾，于是，便让一个做生意的汉子走进店来，补了老板的地位。从此过路的马夫和客人，也再不敢当面说无礼的话了。

可是，这汉子，在远方另有家的，到边野地方来，原只想白手抓钱，

发财回去，哪能长久住下去呢？不到一年光景，便将店里的钱财完全卷去，悄悄逃走了。

前回只失去了心爱的丈夫，这回更一同打失了勤苦的积蓄，女人几乎哭得死去活来。此后，每天早上，客人一去后，若是觉得心里难过，便抱着女儿，爬上岭头，在爸爸的坟上啜泣一番，并且诅咒自己，数说自己的不是处。

一面将坟上的荆棘拔去，让那些会开好花的野草顺顺畅畅的长着。

这时，她照常作事之外，唯一的快乐，便是整理坟场，和看女儿天真的微笑。

可是，不久，她发现肚中留有孽障，而且渐次蠕动起来。便停止到坟场上去了，因她觉得这是一件害羞的事情，会对不起女儿的爸爸的。并且，一壁想起那个卷逃的男子（一想起，就有着一双狡猾的眼睛，闪现在她面前），就一壁拍打她的肚皮，恨不得快些落地，好让自己干净做人。

同时，那些过路的马夫和客人，看着她的大肚皮，更加说出放肆的话来了，而且也不再叫她老板娘。

“胡乱同人困觉，怎么成？总要下细找个好的。”

“我想，找一匹马，倒要好些，它不会踏了你，就跑了的。”

接着，眼睛是斜斜地瞧，或者突然发出了哄笑。然而他们又是不能得罪的，因为他们究竟是生活的靠山，衣食的源头哪。

她慢慢又觉得有个男子的好处了，但一想起才受欺骗的事情，就竭力把这念头打消。可是，身体便从此在劳作和气苦中衰弱下去，每天疲倦来像病了一样。到要生产的前半月，简直倒床了，动弹不得。

幸好一个病足的马夫，留在店中养息的，一向很正经，也老实，并不曾趁伙儿打趣过她，就发着慈悲心肠，做着女人不能做的一切事情。并在生产的时候，还用他的笨手笨足充当了临时的产婆。

婴儿落地后，她听说是个男的，便不愿意把他丢掉，因为自己一生，





不正需要一个儿子么？还有，这到底自己生的，总比过养别人的孩子好些。到满月后，身体复原，就带着女儿，抱着儿子，到爸爸的坟上去。这时，正是热带地方雨季终了的时候，远近的山峦，都在晴明的天底下，现着黛绿宜人的喜色。树上枝头的猴子，大大小小，均在发出嬉戏的欢声。坟周围已长满了丰绿的芭蕉，牛肝猪心一样的花朵，正开得红艳艳的。使人觉得这不像死者长眠的地方，倒仿佛是谁家花园的一角呢。女人到此，也就不再像往日一样，看见一坯新土那般酸心了。只回忆着丈夫断气时候，望着她的肚皮，断断续续说的话。

“唉，要是有一个……儿子，我就……安心了。”

于是，一面抱着孩子，倒身拜下去的当儿，一面含泪地祷告：

“爸爸，就把他看成你自己的吧！这总比过继人家的好呀。他长大了，一定会替我们烧钱挂纸的（泪滴下来）。你阴间有灵有应，就保佑我们娘儿母子无病无痛哪。现在就请你在这里安安心心地躺着呵！”

拜过后，她便觉得仿佛丈夫已经点头答允了，而长久积压在心里的东西，也好像忽然消去。同时新的幸福，也宛如又在开始一般。她回头看看山下，从四山爬下去的绿丛，密密的，高高矮矮的，就像绿海的波涛，要将谷里那一点灰色的茅屋淹没似的。因而，想着人们要在灰色茅屋里生息下去，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在先前来上坟时，就有这么样的感触。不过此次，却以为只要努力，是不用怕的了。

息了一会，她才抱着儿女，慢慢走下山来。往回从坟上回家，门前屋后，以及马场，总有过夜的马，撒下好些马粪和稻草，须待自家歇了气，再去扫除。屋里也现得零乱，客床上乱丢着被盖和枕头，地上则散着烟灰，口痰和瓜子壳，那时心里难过，便把这一切看成可怕的难以逃避的恶梦。现在却都弄得井井有条，十分清爽了。而且屋里的矮桌子上，正放着饭菜，热气腾腾的，只待自家坐下去受用，不像先前一面收拾屋子，一面招呼小孩，还须自家去弄饮食呢。到这时，她才深切地体味着，这